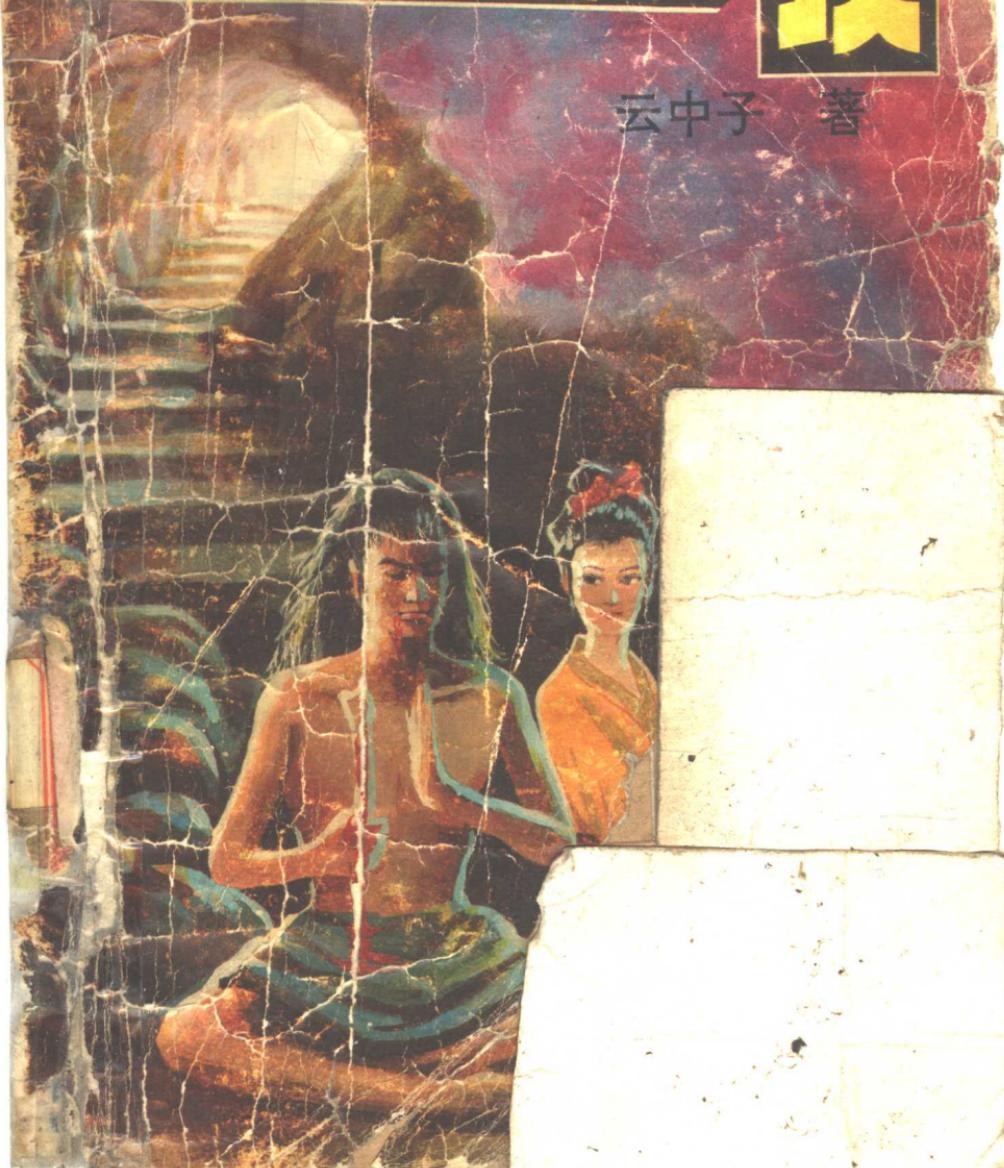


# 盖世阴阳技

云中子 著



盖世阴阳诀

中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盖世阴阳诀(上、中、下) GAISHIYINYANGJIE

云中子 著

责任编辑：郭力家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 25.5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510 000 字

吉林省印刷厂印刷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30,000 册 定价：13.10 元



“瑜伽门第二代弟子狄公展，叩问师叔玉体金、！”（《欺师灭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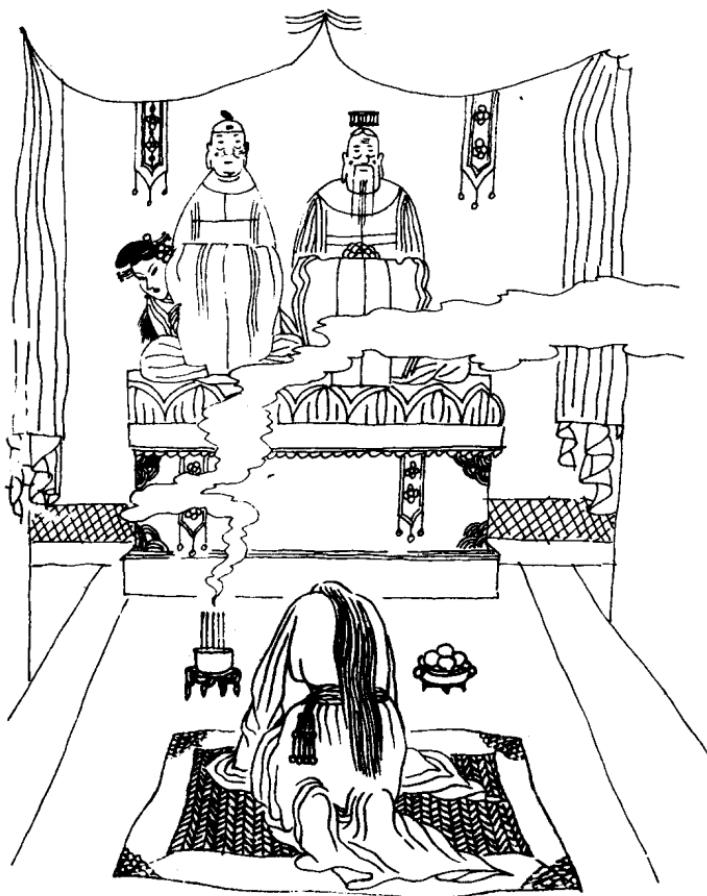
那巨魔身边依偎的少女，可不正是黄鹏？（《恶魔出世》）



那马腾不到十丈，原地打转，坟场四周频频传来“余飞红”的女人叫叫声(《山精鬼怪》)



只听杜娥在崖顶叫道：“拔出刀来，把飞藤统统砍断！”（《飞藤系命》）



土地奶奶又问道：“周俊文为什么不姓洪，不姓高？”（《土地公婆》）

# 目 录

第一章	绝谷余生	(1)
第二章	漫血奇缘	(17)
第三章	别梦依稀	(31)
第四章	云龙现身	(47)
第五章	蒙面女郎	(63)
第六章	古寺鬼影	(80)
第七章	真假司空	(96)
第八章	浪妇恶娃	(113)
第九章	旷谷龙吟	(129)
第十章	鬼哭神号	(145)
第十一章	人皮秘笈	(162)
第十二章	阴错阳差	(177)
第十三章	三女追郎	(193)
第十四章	鸳鸯神腿	(209)
第十五章	恩怨情仇	(224)

第十六章	<b>黃鶴何处</b>	(239)
第十七章	<b>鬼手阴风</b>	(251)
第十八章	<b>千里同行</b>	(268)
第十九章	<b>剖腹毒计</b>	(281)
第二十章	<b>姐耶妹耶</b>	(291)
第二十一章	<b>夜走衡山</b>	(308)
第二十二章	<b>欺师灭祖</b>	(325)
第二十三章	<b>阴阳交泰</b>	(346)
第二十四章	<b>恶魔出世</b>	(362)
第二十五章	<b>咫尺天涯</b>	(380)
第二十六章	<b>山精鬼怪</b>	(397)
第二十七章	<b>众女夺夫</b>	(415)
第二十八章	<b>采花奸贼</b>	(430)
第二十九章	<b>土地公婆</b>	(446)
第三十章	<b>母子仇家</b>	(460)
第三十一章	<b>飞藤系命</b>	(469)
第三十二章	<b>金童玉女</b>	(487)
第三十三章	<b>宝剑迷踪</b>	(500)
第三十四章	<b>蜡人大阵</b>	(523)
第三十五章	<b>盖世秘诀</b>	(539)
第三十六章	<b>生死情缘</b>	(557)
第三十七章	<b>俊男娇女</b>	(574)

第三十八章	<b>武林之王</b>	(590)
第三十九章	<b>混沌重开</b>	(607)
第四十章	<b>往事如烟</b>	(622)
第四十一章	<b>石棺风波</b>	(657)
第四十二章	<b>虎落平阳</b>	(700)
第四十三章	<b>功成圆满</b>	(718)
第四十四章	<b>双峰对峙</b>	(731)
第四十五章	<b>瑜珈掌门</b>	(747)

## 第十七章 鬼手阴风

谢翠凤当即又道：“那一本书如何能将这一篇数目字解释出来，我还不知道，只听狄公展说过，这一篇数目字同那一本书是有关连的。”

余飞红问道：“你可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吗？”

谢翠凤缓缓地道：“那是一本孟姜女哭长城的唱本，最普通不过的一本书。”

余飞红愕然地问道：“原是那样一本粗俗的唱本！”

谢翠凤点点头，道：“正是那本书。当时，我将那一部唱本及一篇数目字送给周俊文，因为……我忘记没有说明这两样东西的重要，他大概也不重视地丢在那房子里，却被相公拾着了。”

余飞红这一篇数目字，本是从那本孟姜女唱本内翻出来。假如他当时知道那部唱本同这篇数目字有关连，哪有不取来之理？

他真佩服写这诗画绝功的人心思灵巧，将这种秘功寓于一部粗俗的民间唱本内。就是武林中高得不可再高的人，也参悟不出这部粗俗唱本，同天下诗画绝功有关连。

他收藏起那篇数目字后，道：“承你赐我这至宝，真是感谢，我收下，设法将内容解释出来。”

谢翠凤立起身来，向洞外走去，并道：“这东西本是相公得来，应由相公所有，不必谢我。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由此地到那一座尼庵，翻过一个山岭就到了。

这个尼庵，名叫水月庵，只有一个七十岁尼姑，余飞红将谢翠凤安置在尼庵后，谢翠凤将“燕蹴还低”“莺衔忽溜”两招绝功传给了他之后，他才离开水月庵。谢翠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后，竟渐渐恢复了功力，练成了一身惊人功夫。

余飞红完成了谢翠凤一段心愿，另一个忧愁又袭上心头，那就是对于生死不明的胞姊蓝烟，难以释怀。天地这么广大，叫他何处去寻找她的踪迹呢？

以往，他对蓝烟确有不满，但这一次见面后，她的行为心胸似乎改变得不少。他想也许是被他所感化吧？但愿蓝烟能象谢翠凤那样觉悟，重新做人。

他哪知道，这个蓝烟是另一个女孩所化装的呢？

以他的猜想，蓝烟（即是黄鹂）穴道未解，被要饭婆婆甩于森林中，既不见人迹，必是被人救去。那救去她的人，武功亦必绝高，不然身法没有那么快。

这么一想，心里倒坦然多了，想到救她的那位高人决没有坏意了！

且说余飞红既想到蓝烟安全没有大碍，他就决定先去寻找那一本孟姜女哭长城的唱本，一面便寻找蓝烟。

心意一定，即离开山岗，向枣阳奔去。

他来到枣阳只呆了一天，各书店都没有孟姜女哭长城唱

本可买，只好转道襄阳。

在襄阳仍令他失望，也买不到那部唱本，他索性直奔汉口地。汉口地乃长江下游一个大商镇，商旅云集，万物皆备，难道就买不到这小小一部粗俗的唱本？

在他到达汉口落脚在一家客店后，跑了几家旧书店，仍买不着那本唱本，不由十分焦急起来！

到了夜间，汉口不比普通商镇那么冷静，到处都是喝么呼六，弹唱歌舞，热闹非常

余飞红三年前即已跑遍江湖，对于这些繁华，已然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不过此地较别处所见不同，闹得凶一点，直到二更还未安静下来。

这样喧哗的场所，余飞红既然无法安眠，也只好点燃油灯，呆坐在房内养神。

忽听得楼下一阵琵琶声，清越入耳，阵阵传入余飞红房里，他听来禁不住引起兴趣。想不到在这烦嚣风尘中，竟有人弹得一手好琵琶！

余飞红虽不解音律，听来却甚觉悦耳。正感无聊，乃踱出门外，循声走出。

原来琵琶声是由楼下大厅传来，待他下得楼来一看，大厅之中济济一堂，人群之中，坐着两个女郎。

一个年约十七八，布衣布裙，姿色不弱，怀中抱着一具琵琶聚精会神的弹着。

另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姿色平平，满脸脂粉，略现妖冶之态，衣装亦比较华丽。

这原是两个卖唱的女郎。一曲琵琶告终，四周齐声呼好。

年长的女郎梨窝浅笑，起身向四周点点头道：“各位大爷们，清夜无聊，点一支曲儿，让我姊妹来解个闷儿可好？”

她说完向四周飞了一个媚眼！

四周立起喧哗，笑叫不绝。有人嚷道：“小妞儿唱个十八相思吧！”另有人却叫道：“大爷要听十二月想郎。”

这种场所，达官士子，贩夫走卒，人物杂聚。余飞红不由眉头一皱。

但那个女郎却满脸展开笑容，道：“承两位大爷赏脸。不过，我姊妹俩是唱鼓词儿的，对于小调还未学过，请点个鼓词儿唱一段吧！”

这时余飞红也挤在人群中，听女郎这么一说，心头一动，但他没有什么表示，看看四周的人群。

人丛中却有人叫道：“姑娘，你唱一段李五娘磨房产子吧！”

那人这一段词儿点出来，多数人叫起好来。

那女郎媚眼向余飞红又飘了一眼，转头向手抱琵琶的少女轻轻吩咐了一声，那少女即将琵琶弹奏起来。

弹奏一段过门，妖媚女郎便轻启朱唇唱了起来。歌喉倒也宛转，凄恻动人！

一段唱完，掌声雷动，叫好之声不绝，点唱的大汉丢下两钱银子，笑逐颜开。

妖媚女郎收下银子，又唱了两段，这时已是三更过，听唱的人，多数已离去。余飞红因别有心事，停留未走。

妖媚女郎轻移莲步，竟来到余飞红身前，梨窝浅笑，开口说道：“你这相公良宵苦闷，是不是也要点唱一段，解解愁

闷？”

余飞红因听了这两个姐儿唱出鼓词儿，忽引起一股心事，当下笑了笑暗忖：她既然找我，我又何不顺水推舟哩？乃道：“姑娘歌喉实在动人，你就唱个‘孟姜女哭长城’吧！”

那女郎目光突然一亮，从未开口说话的那个手抱琵琶的少女，也微微仰起头来，看了余飞红一眼。转过脸与妖媚女郎相互对视，然后低下头去。

妖媚女郎浅浅一笑，同那年纪较轻的少女，一弹一唱的开始了！

余飞红对于这个唱词，曾经看过一半，虽然没有过目不忘的天资，但经这女郎一唱出，依稀听出同那唱本上的词儿，不差上下，暗暗大喜。一段唱完停下。妖媚少女向余飞红笑道：“唱得不好，请相公不要见笑，孟姜女哭长城，今天晚了，不能再唱，公子有兴，明儿再来献丑。”

本来时间过晚，大多数旅客都已就寝，再唱下去，就会有人讲话了。余飞红无法，只得丢下二两银子，道：“唱得太好了，我希望明天能再听姑娘唱下去。”

余飞红回到房中，将灯熄灭，靠在床上，心中计算着如何从那女郎手中取得孟姜女哭长城唱本。因此，辗转反侧，至四更仍未能合眼。

正在此时，忽然听得屋面上有衣襟带风之声。余飞红因玄关已通，耳目灵敏，心头一动，轻轻起床，一掌将窗门劈开，“嗖”的一声，人如脱弦之弩，猛然射出。在空中一个鲤鱼打挺，掉转头一卷腿，上了屋顶。

他这动作，快得一瞬间。举目一望，见有一条娇巧黑影，

如一缕轻烟向东飞去。

余飞红见那娇小夜行人，轻功身法极其熟悉，似出于绝命谷瑜珈门一派，心头猛然一震，暗忖难道是绝命谷主石玄英搬上了我不成？看那夜行人身法，又是那么绝高，绝命谷中除了石玄英外，其他人实难臻此。

余飞红轻功，此时当然要驾乎前面夜行人之上。几个起落，两人相距不过十多丈远了。

前面夜行人是朝江边奔跑，回头一见余飞红快追了上来，猛然脚步加快。在余飞红追到她身后不到六七丈远，她已跃上一只小艇，双桨如飞，如箭一般离岸已然有八九丈远了。

冷月西坠，寒星寥落，江风阵阵。两岸渔火闪烁，余飞红伫立江边，望着浩瀚江水兴叹！

此刻，那个夜行人，划着小艇，在江中游来游去，并不走远，仍隔岸约十多丈远。

余飞红被撩得火起，放眼一看，见江边停放着木艇甚多，即跃上一只小木船，解开缆绳，运动双桨，向那夜行人追去。

余飞红对于划船，倒是生疏得很，好在他运用内功，江面又平静，不要好久，也划到对岸。

对岸，是江夏县，余飞红到达对岸时，那个夜行人已在十丈以外。

两人一前一后，半晌，奔到了洪山宝塔。

至此，夜行人忽无踪迹了。

余飞红向四周一张望，见一宝塔，高入云霄，气势巍峨。塔尖有灯火透出，塔顶距离地面至少有十五丈高。

艺高人胆大，余飞红紧紧腰带，双足尖一点地，人如脱